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七十卷目錄

神仙部雜錄  
神仙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百七十卷

神仙部雜錄  
申鑒或問神傳之術曰誕世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  
非惡生也終始連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  
曰亦有傳人乎曰僕偶桂梓產乎異俗就有傳人亦  
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期期實  
有聖云仲尼稱獨祖物有雙像不可誣也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傳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  
異也非傳也男化爲女者有矣人死復生者有矣夫

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博物志頡頏元方號元長時之通才也所以並信

有傳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公其人行出  
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像因與家人辭談

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像  
去君以信有像蓋由此也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傳人道人  
之命上屬九天君可

抱朴子曰黃帝東至清室崑崙山見紫府先生受三  
皇內文以初習鬼神而通曉焉木觀百靈西至中

黃子授之九加之方過崑崙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  
比至洪堤上具笑見大隗君黃帝童子受神芝圖還

陸王屋精神丹記至峨嵋山見黃人於玉堂問黃  
一之通曰夫長生傳方惟有金液守形却老獨有真

屋而受丹經登崑崙而問廣成往其笑而事大隗還  
精推立而授書成書神靈而記曰澤故能畢談秘業

窮盡道真按神經云昔黃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  
以授秘訣况乎不遺哉一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

乎按崑崙山經及黃帝記皆云黃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安期千年胡壽之過人遠矣若果

有不死之道復何不遂仙乎也非果命受氣偶得其  
多者乎按彭祖經云位至歷夏至商爲大夫商主從

受還年之術行之有驗歟殺彭祖以絕其術祖覺而  
逃去去時年八百

又曰元圃仙伯爾大葛仙真書東海小童以授得道  
人佩之一名仙人道錄一名鳳皇錄太元尊仙盟文

又紀崑崙臺飛太皇太后上夫人以授得道者佩之則  
行五嶽山神授職一名九鼎兵符佩之金石爲開

舊唐書太史公紀貞觀元年冬十一可上謂侍  
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皇始皇非受好遂

爲方士計計乃道童男數千人隨侍仙人海求仙  
藥方士避所虛出田田不歸歸皇極極側謝以侍

之還至沙丘而及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

事似無驗使行隊欲探此一事神仙不煩求求也  
博物志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白頰黃仙傳曾

懷藥仙傳以異代事著於本朝者曰金木洞黃白呂  
陳傳寶元曾叔祖士容具者各臣臣或賜修劉九石

延年皆在寶元仕石晉爲水部員外郎嘗至東封謁  
道左天聖初使弟子瞻京詣關縣汴陽老子像置數

十萬  
孔安國稱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  
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黃

西陽雜記人死形如生足不青澤曰不死頭雙  
蓋脫骨尸解也曰去日下解夜去日下解向曉

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乙尸三魂皆骨七魄皆肉  
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陰形也越後丁亥五六年肉行

骨在渡血於內察骨骸外又曰若人暫死通太陰經  
過三官血沉脈散而五藏自生曰骨如玉三光惟息

太神內開成三年三十年  
何龍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雙於石間勿顧念必

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  
食之爲太極大第二芝名無胎食之爲正一鄭中

第四芝名夜光稱具食之爲太清在御世第五芝名  
科士食之爲三官與御史

又曰白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應及公吞玉華而  
流蟲出尸王西城家龍胎而死誤飲瓊漿而扣棺仇

季子咽金液而提微百里李王服毒散以毒開而頭  
足處黑飲紅虹打丹而投木甕生服石腦而冠大相

成納氣而胃腸三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百七十卷目錄

神仙部雜錄

神仙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百七十卷

神仙部雜錄

申鑒或問神僊之術曰誕世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  
非惡生也終始連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  
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僊桂籍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  
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爲僊捷言羌亥期斯貴  
南聖云仲尼稱獨祖物有雙像不可誣也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  
異也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人死復生者有矣夫  
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博物志頡頏元方號元長時之通才也所以並信  
有僊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公共人出行  
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僊因與家人辭決  
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僊  
去君以信有僊蓋由此也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僊人適人  
之命上屬九天君可

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七十卷神仙部

抱朴子曰黃帝東至清室崑崙山見紫府先生受三  
皇內文以初習真神而通曉整建木觀百靈西至中  
黃子授之九加之方過崑崙山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  
比至洪堤上具笑見大隗君黃帝童子受神芝圖還  
陸王屋神丹并記至峨嵋山見黃人於玉堂問黃

一之通曰夫長生傳方惟有金液守形却老獨有真  
屋而受丹經登崑崙而問廣成成往其笑而事大隗適  
東嶽而事中人金谷而咨子心論道養而遊元素  
精推立而授仙經覽神靈而記曰澤故能畢談秘業

窮盡道真按神經云昔黃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  
以授秘訣况乎不遠彼一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  
乎按崑崙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年安期千年胡壽之過人遠矣若果  
有不死之道復何不遂仙乎也非果命受氣偶得其  
多者乎按彭祖經云位至歷夏至商爲大夫商主從  
受通年之術行之有數就殺彭祖以絕其術祖覺而

逃去去時年八百  
又曰元圃仙伯爾大葛仙真書東海小童以授得道  
人佩之一名仙人道錄一名鳳皇錄太元尊仙盟文

又紀崑崙臺飛太皇太后上夫人以授得道者佩之則  
行五嶽山神授職一名九授其符佩之金石爲開  
舊唐書太史公紀貞觀九年冬十一可上謂侍

臣曰神仙事本虛空另有其名秦穆公早分受好遂  
爲方士所計乃道童更爲數千人隨僊人海求仙  
藥方士避所出田田不歸歸皇極極側頭以待  
之還至沙丘而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

事似無驗使行隊欲探此一事神仙不煩求求也  
博物志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伏侯仙傳仙傳  
懷德仙傳以異代事著於本朝者曰李太白黃白呂  
陳搏黃元曾叔祖子容異者各臣臣或或修劉九石  
延年皆在黃元子世晉爲水部員外郎晉聖東封謁  
道左生聖初使弟子瞻京詣關縣浮屠老子像置數  
士屬

孔安國獲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  
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黃書  
亦七十二人

西陽雜俎人死如生足不青澤曰不灰頭雙  
壽院舍尸解也曰去下解夜午去下解向曉  
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乙子尸三魂皆得七魄皆肉  
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陰形也越子後五六年肉行

骨在渡血於內察骨骸外又曰若人暫死通太陰經  
過三官血沉脈散而五藏自生曰骨如玉三光惟息  
太神內閣成三年三十年

何龍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鑲於石間勿顧念必  
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  
食之爲太極大第二芝名無胎食之爲正一郎中

第四芝名夜光稱異食之爲太清在御世第五芝名  
科士食之爲三官與御史

又曰白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應及公休王華布  
流錫出尸王西城家龍胎而託欲飲瑞而扣棺仇  
季子咽金液而散微百里李王服散散以香開而頭  
足處黑飲紅虹丹而後木甦生服石腦而冠大相  
成納氣而胃腸三篇

第五十一篇 之〇一葉

其人用寶劍剖尸解者燭化之上品也般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抄九寸名于千子良非青島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歲不顯後服金鈔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遇但仙人已不得見人位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主忠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降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請死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處遊後嗣易世教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過通謝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意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一百八十年乃得遊地仙之遊矣

孔子爲元宮仙傳爲三十三天仙延賢官主所爲道在經範有古先生善人無爲

太極圖中莊周爲關聖即八十一或千一百善入洞入一百二十或一千善升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白蓮見觀者在感應者有有教誨名在金赤書者除有伏骨名在琳林清者有有傳骨名在星書者服四規名在玄清者受理通骨名在綠籍者有前相若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別有元山般有元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獨開現元丘之相矣仙籍云身地六尺以銀質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王堅聚之三年生苗如地質如桃五色名鳳陽芝食其葉唯地爲鳳巢升太極

凡學道二十年不倦天下金題鳥銜至是墓門山食石之謂地仙

玉洞雜書司馬子微作生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辦事五日觀氣六曰奉定七日得道又爲經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二戒曰斷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主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生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運動五心裏近合觸而不動靜之五時一舉動隨時容色和悅一宿疾益消身心輕爽三垢障天傳運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才智而靈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爲宗觀十篇序可見而釋之所載尤簡得明白大欲修進先求邪僻之行外事都絕無以于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即須滅除隨起隨滅動心不滅則心俱寂滅心不寂有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任定心之上豁然無覺定心之下湛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惟能入真修慧道則不由人忽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定定則慧慧定而慧生此真慧也此真慧與智者所論正覺其源流有自初漸師止授斷離居正一法於王知達以他子微而而超明自謂勝力普降復生其言亦多出釋氏應者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汾仙傳云爾自微已海將詣葉來求師爲風飄到一山見仙人指白雲台山謂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其民時也即子微終終亦自言吾於王若峰東望來有真靈降觀今爲東海青童君東

華君所伯俄項解化李煥又言子微貌類南通明皇幸以爲通明後身天降車上子微曰賜司馬承嗣尸解去曰雲鶴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入馬爲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近佳史臣所難若然其傳亦必有據

續翰林志太宗曰洞臣張昇德之職也王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滿清涼灑灑之象也修羅諸惡開辟廣奇花異木雜植軒窗風傳滿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新學士入院上事責徵告報政或傷風宿陳席幕大官備珍饈設上尊酒者悉至廷是設者止風閣舍人檢不得傳學居是職者有能能前用以安賞杜門以省事探其卑之旨盡書於之氣來者願望其出處待者假假其類已過遂平歲非神德而何

太平廣記凡今之人近必脫其形如生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日光不致頭髮盡脫不夫其形骨者尸解也有未盡而死者有人形者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曰去謂之上尸解後夜去謂之下尸解向釋書之際謂之地下主者得仙真品

辨悉論揚子曰毛子之言道德皆有取焉耳及陸提仁義絕滅禮樂苦無取焉又或問打問有取乎曰少欲微行有取子自待至爾問君臣之義無知於天地之間雖不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文無中子仁義不修孝弟不立或問長生神仙之文無中子仁義不修孝弟不立東坡文集余未達士說客於嶺南故動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託於嶺南云後後過白口浮雲飛仙去余未達

以此神人亦莫盡所謂彼去冒山乃客於涪州愛其  
產乃砂磧瑣碎而石鐵狀瑣微不雄土石遂日鍊  
耳數年膏於涪之白石縣山去乃知師所云不謬吾  
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皆言  
丹砂出行陵而開闢屋宇符號是涪州今無復存者  
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語復得之但時方貴於錦  
砂故此不甚採顧讀本草偶記之

書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年時與盤古同著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祇  
下一簞通來吾年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蟪蛄  
桑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萬葉肩矣以予觀之三  
子者與將難辨真何異哉

東坡志林王烈入山得石醺醺之以餽嵇叔夜叔夜  
視之則驚為石矣當時若嵇或鍾摩食之豈不賢  
於靈母饌乳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  
言我姑誦曲自世間安能從故集神仙如退之性氣  
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性竟又知此退之也

仇池筆記吾昔讀南州志子園居葛陽川處蜀人有  
帝召他時失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款  
息跡今讀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  
者京師曾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  
太守何遜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遺服在耳  
臺上實也吾年平生遊口語無數至時與婦退之相  
似吾命在平間而身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  
常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誇我者或  
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有官吏自涪州都處觀遊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  
間有道士錄錄坐見吏不起吏大驚使呼之至則  
人室皆亡乃知聖賢凡聖雖處此等異境平生  
修行人有不得見者見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  
士見已不起何見忽起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  
遊歷錄語其說最詳筆末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  
晉人野有指錄師之曰紫姑神止為詩文自託於仙  
不與人相接而紫姑神事乃近世藝有真仙若此哉  
或曰釋氏老四暗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  
欲紫姑神豈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  
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遊緣達肆焉道場高  
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為后土夫  
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  
聖為婦人淫流俗之誤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  
誕者謂小孩淫俗之誤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  
然此論亦不啻如此也

白樂天集自敘李詩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  
作詩云吾學宮門非事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  
是吾歸處歸則須歸歸學天頃讀虛傳逸史記此事  
差詳李詩東李君報也余自初為浙東觀察使言有  
海濱風風海中一大山現其巔榜曰蓬萊旁有一  
院房頗甚麗花木臺榭亦甚麗凡幾家或人告之曰此  
一樂天既在中國未可唐小就事多虞人害之曰自見  
樂天既在中國未可唐小就事多虞人害之曰自見  
亦自為詩記之曰萬真境木葉飛花散歌官樂天既  
芝揮筆不是人間世長樂鐘聲覺曉時與白樂天既

經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為人為仙不  
在此則在彼彼更去迭來無定住者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道其人而學  
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入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  
之仙而待人也以為仙是有是理乎今鄉里之善人且  
恥與之接交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者官言  
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以自然或前告  
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樂無為待者雖違非  
見之也後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預營公為神仙近  
世傳歐陽文忠公歸魏公言為仙復何疑哉  
芥隱筆記杜牧之詩老翁四百八十劫都下萬里精  
神高蓋用天蓬咒香香鐵蘭四目白象頭今本誤以  
目為百爾都大洞里亦用度人經稱火萬里流淨八  
街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美城城詞云仙風輕縹緲  
流翰也

東坡哀李闡碑銘魏仁皇親合自然神理得道非  
有降德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理得道非有師也  
笑翁嘗談世傳神仙仙洞實名藏洞實其子也唐呂  
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得道鍾離入道者自本朝  
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實蹤跡數見  
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見大父義公自蜀外  
龍宮還道西州客有言洞實者云近歲常過城南  
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陽暮登  
嶺有青蛇騰氣祖三人岳陽人不識謂荆湘峽洞  
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至無從問人不識我惟有  
城南老樹分分明知洞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古大松  
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曰松陰下投恭成詩

云參先天父便令誦之役得李觀所記測實事碑  
少所聞正同書此世為已初由創俟入非是此正  
道家以鐵鍊創者自有成法仙仙事渺茫不可知疑  
信者蓋相半然非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豈區百  
骸亦何足言蓋之則為佛告之則為仙在去留間爾  
洞觀難辨非余所得見然世必有此人

東晉書謝安先生有一其一二聖賢份份仙者  
號洪崖先生仙術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  
度世不審與父並坐也叔都曰洪崖先生許  
由巢父耳郭璞詩云抱許丘伯石拍洪崖肩即此是  
也其一唐有張果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陳嘉祿  
方集云雲霄山縣洪崖先生謝安十開元十六年洪  
州大疫至至城藥病者立愈以上圖元意其為  
仙者合之果也常服烏方帽紅鞋衣黑帶跨白  
驢從者員大角履屐雲雲如雲往來市間人莫知  
其處其人好羅其僕者即此是也漢章有洪崖蓋  
古洪崖神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誠齋筆記蕭仙王之王史籍載蕭仙能文著本  
未以備史之不及人以之史籍之實無名也  
樂府私語天仙洞遙遙鋪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港耳  
湖旁相傳有徐海故海仙傳世者後以委蛇仙去  
故以名洞然現有廟神像徐王蓋誤以徐海為徐王  
也

文章九命自占文字之禍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  
天地神聖之氣見鍾錫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則去  
有所歸其真性鍾錫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西入  
崑崙司馬王季子利純化莊周為太元博士嵇康為

中央鬼郭瑋郭瑋都錄司命官為西明都樂郎陶  
侃為西河侯劉勰為左監劉勰為通判國王蔡  
邕為修文郎李札荀爽為北明公劉植徐幹王粲  
俱為郎中王茂弘為尚書少卿唐為蓬萊都水監  
李長古為蓬萊主簿記曰居為海山院主韓君之為  
蓬萊官極對京文為雷部事沈文通為地下曹司  
杜少陵為文星典史

元稹通微仙飛昇有補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驗  
龍上升今何居乎空同之詩廣成恐莊嘗言也  
鴻也軒轅黃帝身於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大陰之精  
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頭戴勝服臉白首蓬  
壚石城金書而穴居生於少廣之山山海經亦云然  
不知此形說乃西方白虎之神西王母使者非王母  
星形也王母具形大姿掩嫵端正美麗如二十許姣  
好婦人豈有天眞童人面黃瘦削尾者乎此萬古傳  
說之通也漢武帝外傳狀西王母得之於真仙通鑑  
載人上老君引二皇時化身為漢法天師中三皇時  
化身號聖古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聖子神

農時為大成子亦曰九靈老子祝祀時為廣壽子黃  
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靈寶子  
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青靈子夏禹時為廣行子殷  
湯時為湯子曰文王時為文王先生葛洪云夫有  
天地則有通衢道術之士何時得之是以伏羲以來  
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齊是老子也  
愚謂大道在人得之則為有道人入本具道何必  
萬古只一老子乎孫淵之旨是矣

珍珍蘇齊桓公為三官都禁郎王近前預旨文公  
為水官司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仙家事  
處女得道者居舍疊疊男得道者居舍  
奉少游遊仙詞云上清欲問因何至先請先生十畫  
文仙家十寶贈人間九錫也問良自有還丹子陸敬  
游十寶文

料松五德朝權權機註與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  
丙西方庚北方壬壬方戊復五色不於此而精和也  
因西方庚北方壬壬方戊復五色不於此而精和也  
太平清話麻姑姓蔡字瓊仙唐貞觀人也出辟餘  
錄錄而王方平蔡經事則又似漢前人

筆記書元真人註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生民天  
是歷代聖君臣民之知浩劫劫劫劫劫劫劫劫劫劫  
天人降生人間元始最靈碑諸名賢之是是是是是  
亦自是武現洞天神仙出來  
洞廣遺忘宋利夫人即謂天中所經歷天與十母  
又張三峰集有萊初元君疑即夫人也

神仙部外編  
拾遺記堯位位三十年有巨椽浮於西海柱上有光  
夜明飛渡海人望其光年大卜小若星月之出入矣  
經帝游按四海十二年一周大周而復故名曰日月  
倏亦謂挂星挂人倏忽其華仙舍應以激日月  
之光則如晝夜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  
猶傳其仙仙也

搜神記狂狷不死之藥於西王母蟠桃之以青月  
將往宴之於有黃白黃白之曰白麒麟麒麟將西

行達大南王毋毋母後復且大昌將曉遂托身於月  
為靈蟾蜍

拾遺記周昭王即位二十年王生誕明之室寶而假  
華意夢白雲霄殿而起有人衣服蒼毛羽四名羽人  
夢中與諸國以白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微未開欲  
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之玉龍而請受靈之教羽人  
乃以其囊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襟席因  
患心疾即御華業後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詣  
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絲囊中有藥名曰續  
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體體而即愈王即請  
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萬里  
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能大而死

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  
神工得碑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  
樹而量用足爲大幹爲栢棟小枝爲栢桷其木有能  
蛇百獸之形又飾木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  
雲色時有飛龍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游  
忽見一人乘雲而至髮鬚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  
龍飛鳳之簪鬋以青鶴其衣皆綈世毛羽也王即迎  
之上而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雲霧  
引氣一噴則雲起雲飛坐者皆溼然官中池井泉  
可汲又詔氣賦妻妾能文能武得是西域所獻也  
以指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  
以指臺席上而四面入室焚香皆焚於臺下時有客  
成子漢曰王以天下爲家而樂與街使更改寒  
以諸百文式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弘而求  
正謀之士時夷方貢玉人石鏡此石皎白如月照面

如聖謂之月鏡有玉人觸見自能轉動其弘言於王  
曰聖德所招也故爲人以弘弘媚而殺之流血成  
石或言或否不見其尸矣

有侯府者自京師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風凰高  
六尺大舞戲舞二尺閣中視者如畫向經諸則諸中  
影歷歷而各歸身身長七尺垂髮至膝以丹粉飾左  
右手如日盈盈之態可照百級步則人見之如神  
明矣蓋王末年亦不知所也

周華如開其術演說嶺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峰  
而下對華而立舉袖所佩寶刀投擲化爲一老翁  
操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華華問曰公見何年生於  
曰已衰過也心亦年百箇德軒轅之孫始學數風  
后成黃帝時之史就食歷歷而至顧瑣時考定日  
月星辰之運元氣之變及春秋時有子于野神龍  
之徒傳略難盡述得其門道來世代興亡不復可紀  
因以相授至太遲時有洛下閭頌得其旨奉獻其言  
更精動齊高及名於軒輅之運陰陽之機妙也蜀人  
及明年師師者吳昔無周事詳陰陽之機妙也蜀人  
謂之後聖曰猿之真何似人所謂而事皆迂誕似  
是而非

五具欲啗奇異具體酒與君共飲食謂超曰求天  
上玉女兒應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能啗時遂宜  
爲夫婦不能得淫亦不能爲俱然往來常可得駕輕  
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味味異體常可得定用不  
分不然我神人不爲居生一物無始之可不害君  
感謝之義遂爲夫婦時一籍其文曰飄飄乎物逢  
故舊雲石遊之英不須國主德與期期仙府度威  
應運來相之納我來五具其是致禍始其時之大  
教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其詳也

子之太元薛氏之中經也超嘗能讀其日用之占  
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婚超之役分日而燕  
分夕而寢夜來從君若無離超之貌人不見  
離超其事顧人覺落見蹤跡然不脫其形後人恠  
問滿洪其事王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  
願人知而群性疎隔我今本去已誓不復與君通接  
續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恨恨者不傳不  
爾各自努力又付待爾下酒飲啗皆脫職成相衫  
兩副遺超又贈詩一宮把舊古辭涕泣流涕盡登昇  
車去若飛超起意感積日始至臺廟去後五年超奉  
郡使至洛到西北魚山下陷上西行遠望曲道頭有  
一車馬如卸驅馳朝朝主果是也遂投棹相見悲喜  
交切控左援接同乘至洛洛爲王家兒復舊好至太  
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十五日往來至而  
去張氏先爲之作神女賦

拾遺記秦始皇元年魏帝爲陳留王琅邪國人來朝以

五色雲衣如今之鏡不食中國滋味自翫金靈臺中有飛鏡如脂膏一滿則壽千歲其國傳有丹石井非人工所鑿下及龍泉水常沸沸諸仙欲飲之時以長鏡引灑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依桂葉露羽衣為衣大如樓閣如欲飲之幾至一丈星之自編如畫人疑以為瀛洲井之木之久方得升合之木中有白柱兩週常東去井上仙者食之則至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雲飛子晉以宋地揮雲則雲常止白柱化為雙白鶴入雲望之遂滅昔類斯謂之望雲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國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云張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喻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國

地勢瑰異之屬以云張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喻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國

來其快矣也

述異記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簪色嘗於海岸釣得一犬如一大如一石米許剖之中有一美女曰子天漢中白水李女天帝許端正令為君作婦以為好實遺之女款息升雲而去

地內陽陽但後會金剛二妹驚覺昇昇在曉明縣

絕內陽陽但後會金剛二妹驚覺昇昇在曉明縣

不勝觀石解其細石散及問也衆因組木斷葛屬其機而出之及機出轉亦飛合衆詰之曰我常新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吞藥道亦招我我不覺入將元和十三年

衛徽西原北民誤其意經陰多木猛獸人到者

幸速路或遇日幾不得道長慶中有頭陀僧空實業權持錫夜入山林越虎虎虎初無所懼至未曉原遊覽累日歸無恙無因不歸因是跡跡懸於巖下長吁曰微乃知此不遇主人意見前原有道士坐巖林僧語之不動遂實其無實主復告以錢用道士數指石地曰此有米乃得錫歸石深數寸今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著於釜承煮飯大煮飯動僧食一口未盡解以未熟進士曰君若食止可謂將分我富畢之遂投碗飯又曰我為客役飯乃處木製枝投盡龜石像龜鳥肢其捷因有雨又旋繞龜林動步漸危以至蓬轉滑忽但觀衣已成現候忽失所惜尋路歸寺數日不復能得矣

隱泉尉潘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承京於庭際月色百千風過竟有異香頃聞兩南坦士動鼓鼓聲生意其鼓風也經說一道士曰大月日巨巨巨巨巨

懼走走道士後步庭中可四口風儀清古良久杖女十餘排入門而入舞舞舞舞舞舞有從者具香白刻半月中推生疑其狐媚以杖門閉之道士小頗怒曰我以此靜復食月已即無延待之意

敢此嫌半復罵聲曰此處有地耶耶耶有一人長鏡三尺有雙耳唯伏其前士顯指僧生所止曰此人有說無人監稽可領來一人趨出一飽罵僧生見其父母及兄至至前告數十掉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觀子無嫌半父母叩即曰由明陽絕無責及及道士吃驚之復曰鬼曰捉此鬼人來鬼跳

不曰以赤如彈丸遠投僧生口中乃細赤線也遂約出於庭中又語辱之崔胤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

約出於庭中又語辱之崔胤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

約出於庭中又語辱之崔胤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

約出於庭中又語辱之崔胤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

號泣其致羅拜曰彼兒人因師誨自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惡終乃拂衣而去而告其母知中忘五六日方差因迎佛李卿者江南人舉進士主兵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遇忽於大園有終南山僧亦依僧偶坐久之屋間有數蒲團李卿乃折肱前竹葉置團上謂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知類矣李卿靜觀即謂水波濤湧湧一舟是也大恍然登舟共去極速行大禪窟寺題詩云龜鶴鳴時天風忽亂也望東林表此時輕艇未已吟獨對蓮花一峰上明日大連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龜師計猶歸不歸可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指謂其妻曰我試謂已過不可久留乃復進棹又作詩別其妻云謂至漆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矣一輩皆驚為鬼物矣李卿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南擁而坐僧齋未歸李卿謝曰豈非發耶翁曰他日自知歸月家人來訪且述所遇詩官在

紀聞榮陽縣署者作郎鄭度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官及人間奇事語曰誰公頗讀書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客見太尉都臺事語曰某所書武英人死何則存座



觀受其書會宮殿披讀其文曰勅諭仙于楊氏爾居玉蘭之時常多微服歸隱之役爾有驍於以驚已惑人君以簡微庶幾屬內則維統當政外則國恩衆樽殊無知過之心縱有亂時之迹此當與滿合議復歸其知聖更家深法不可貸茲茲告示且與流倫宜令死於人世其妃楊氏之令官聞聞切視此事亦不聞於上其屬等飛去其書藏於玉蘭中三日後失之神仙尋得尋身字號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離蜀多與友遊花訪異日爲遊宴忽有一出蜀之幕隨遊蜀高喜遂與俱往東南十里得鄭氏亭春遊望遠樓樓枕四時山門花開曲徑幽盡胎而聖之不暇他視異處外景也俄而延會升巨亭之上迴廊環繞以珠玉始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服觀貌亦非世所經中有一人與余等春遊拜且詰之美人曰爾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春時將將花并芳妍願奉一醴無以延款爲疑也既坐則張樂飲酒其陳設簡靜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奔集聞聞曰自自上國歷二宮至於帝宅新殿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親固不可倍矣然女卿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世間人此蓋玉清仙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事耳余有前曲名曰統雲今天子幸蜀而仙之遇余以此某授於吾子而責於聖之君以此相託可乎余曰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階以下一名望天下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哀曲因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既不能金富

變而授於天子仙已至此亦亦遁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予其體之可貴也當也欲舉命待者出一杯謂之楊氏益元堂所贈出一枕謂之紅氍毹似玉而柔其色益紅而光彭彭明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接於玉與授於拜而謝之即刻去行未及一里起顧失所尋至佳處惟已遂經寶人長安明年復下第果遊廣陵謁謁謁以訪其寶而出而示之胡人拜而曰此玉清夫人之寶千萬易而求之奔以大官因某室江都竟不求獲亦不知所得爲後數年元宗夢神仙十餘人持紫雲笈長奏曲以授清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雲霓殿奏即以玉清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得身之所遇使余又上奏之曲也太平廣記唐元宗夢身于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是各執紫雲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間有一仙人前而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成造大夏固不同矣元宗喜甚即傳受焉後而聽其餘聲若若在耳元宗遂命玉清宮而習之盡得其妙奏然隱不泄及魏曉致於禁嚴等臣統統宋瑤入奏事於御前元宗悅甚不問一相權又奏之元宗即起平不願一相二相益爲退出時高力士侍於元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而面以否向者學樂所皆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平不願一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非大聖仙人乘雲曲以授我我失其簡奏由是隱而習之故不嚴聽相承事即於中出玉簡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書以事論於一相一相

懼少解而後傳於樂府唐李相得說廉問許西風隱得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李季潤泊於京口堰下夜深打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浪泊定士常尋索欲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巾帶幘帽古貌常有異相引登山謂一宮闈聖廟麗麗婦非人間人問其數處陰居廣室殿遂拜有人自簾中出之曰欲與金殿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寶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寶者曰此爲何處也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官曰此某海嶺某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真官西陲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遂隨自侍夫子恐其報利網致書以諭之官說劉去李願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若若若不得願船外遠過即速告所若遠此成公我領覆得中人皆知其言不敢觀視行聖聖飛之覆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十萬里也既而商術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千首科士之寶了不可盡讀問其由漢以爲異拘繫手願以爲欺主欲加嚴刑備防能業權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廬曰古風自謂實位百首讀古文韓公曰書不家寶書於頂再拜曰此孔聖父之書乃皇高孔十文也文曰止韓說謬臣勿動委動公具知敬客也門不知所止韓慘然坐良久於自傷嘆之舉以爲非違厚禮還謝李願自是恭謹謙謙休休若若焉金庭落處中自刻溪金庭路由林嶺間抵明州行三十里忽迷夫路急愈而行曰已辨其知痛思之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汝等道士曰去人

其家則村居無世之所不嫌葺陋陋於吾處可也引及  
家稍遠無所適之山谷中寂寂懸崖下久之有野獸  
窺葉而出頃有扣門聲客子報云隱雲驚寤來則  
賓既罷遣主約道子曰昔嘗執事客客因問僕者觀  
畢某年庚午世人不見近故以爲名古者五百百  
尊師阿育當遣弟子歸往來亦未始刻俄而道士  
復歸欲回客入住客方有都聞之念懇辭而出乃遣  
弟子示行錄路再三力求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  
三四年矣客即往再訪其說竟能知其處所矣  
越僧懷一居閬中寺咸通中遊蜀上嚴嶽希見  
一蓮花相與語曰有一奇境能往遊乎懷一許諾  
相與入山水芙蓉水石幽絕鳴鐘逢松長松夾  
道或殘梅半樹寒林空谷時見之莫不可堪過之  
覺飢遂進蔬食交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  
飢以授後人如一二採擷香珍殊非世所有食  
訖復行或疑不遇一騰蹕身垂末竟而食  
缺空中成碎屑下視星漢如是復隨跡尋得居  
周旋笑懷一自此不別遊人間父母母話其事因  
入道隱居仙山永寧宮至今不復返

布衣王敷咸通中自荆湘渡海將還洞庭風甚泊舟  
君山下數載人由岸上山徑遙山而行忽聞酒香問  
諸同行皆曰善良人登會路略側崖間見有洞穴邪  
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步平石上有窪大中有酒  
飲之醴味極美狀似可食餘飽則醉坐道途  
犬之側睡乃歸舟中語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  
復所見自此失怙無黨漸厭塵囂乃入名山學道去

後爲仙隱云：君山有天酒飲，昇仙梯之所過者，乃此酒也。

張嶠南陽人也，少爲業，客居王屋山，未嘗歸。峽山下有酒家，錦袍絕詣之，飲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視之，眞詩話中歐陽妃，然無姓名，明問辨，客曰：佳麗既絕，去爲錦衣，乞適父不報，未明復往，伺之，已脫家矣。復名與飲，飲過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於身即所願也。錦詩諾之，婦人曰：君十年而後，勤於墳典，意無懈怠，時或訪妾，婦人居唐，若不能所力，不可入，徒得錦衣，一斗合中，足矣。婦未測所用，方以杖，以鯉魚尾指授，并授其身，亦隨下，須臾一躍，自井躍出，空穴去，謂錦曰：吾此他子，立功立事，同何太清，如斯，勉過于元矣。福也。他子立功，不終他，亦何太清，如斯，勉過于元矣。魚昇天，向去，錦後出，山歷官位，至李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旨，每自黃髮，終終，歸鄉，司戶復徵用。

當時年六十，每語於賓友，終終，歸鄉，司戶復徵用。

貴郡郭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終鄉，郭別相國都，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舊嘗以託以寓書焉。甲子盜亂，擬投其權，不期於時，當爲高科，而說此言，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行止，止於某處，未託其因所，感舊，結垂青眼，公怒之，發誠，批數行，復誠之，如初矣。至秋浦，先授判，到劉，劉問其來，請奏，奏之，不顧，紛爲，懷立俟，伺之，而無報，聞其不報，乃即以其相國書，投劉者，劉發覺，寢寢，疑曰：期某，未通用，此書何爲，舉而棄之，實念，推排，而人，趨於前，劉怒，愾然，顧

之掛念與路過日暮天晚劉定今同店費日已昏暮或得旅館而舍之又不免於乞食於下賤地一日明日却歸家而自稱樂善好施遊於地閣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莊裏之所有一閑子可以隱處引僕輩至莊內即命左右引僕夫僮子分門下館劉甚歡喜其知以操場而息是夕月明門殿中庭其外悄怆無聲則令自操琵琶掃除室之內外庭閣閣聲聲不絕為響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何獨將及二更忽有無名之氣拂人世所有良久劉執板人恭立於庭忽有疾香飄飄而至冠冕甚服此人身長八九尺數人擁位而至到拜稽首此仙人直謂空中創立一神清氣爽須臾樂奏樂飲酒令劉盡閣中寶觀之妙術俱有至極樂仙遊奇果劉念布席於地亦得飲樂音調謂非世間之曲仙人也問曰得斯某君自何處得信某安境之又問鄉鄰喜及第何貴在鄉鄰曰在長安中來得某自合與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得明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令劉酌一杯酒送劉曰黃冠師既見世間自晦遁了卻於地下取盆中水授之黃冠師喝而人飲仙忽下階與相從來臺下而去劉拜告鳴謝而人戒曰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閣中見酒簪在轡曰此酒萬劫不可遇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兩即劉起與冠袍為修潔下榻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奇不與鄭相國等即世世尊鄭為真事不知所降是何人也

鄭南海為牧來求其妻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  
暹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  
因行誦梁詩中既有何德唐侍侍於壁亦生高主人  
連叱之曰此有客客何忽唐笑劉敬起而趨謂主人  
曰某聞人也棲叟之東必有所求或棄藥均有急難  
所請不可令去劉惕息令坐問其所要更曰請一幅  
紙及筆視耳劉即取詩中紙筆以授之劉復書自若  
書畢以授劉劉書曰承汝往梁宋來求夫方重且夕  
為人訟承汝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乘亦  
變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彩  
追常倫君謂之梁宋更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馳官  
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梁宋其居物也求訪不  
復見更世實其書客范范方失其所在也

太平廣記吳興州諸侯開皇三十年自江南抵巴  
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被海怪尋小徑不見行四  
五里典騎馳越溪濶不由路徑忽遇傍有一大石表  
真洞微闊而砥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梨竹間大  
如盆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森映天清風徐吹曼為  
絲竹遊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幹應陽為五色  
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翠深紅異香成煙著物  
定有鸚鵡數千丹嘴整太尾長三尺附樹其間  
相呼姓字音目清越有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  
有名武仙郎者有各自在先者有名路遙富者有  
名風花臺者有名戲蝶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  
歌者曰吾此曲是讀武武武夫人常所唱詞曰蘇兒  
兒分阿蘇與君王讀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風蘇名阿蘇兒者曰我僕阿蘇深宮下淚唱曰昔謂

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使費白金君王終不顧又有  
謂司馬相如知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  
抽七寶段續金龜不數今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  
名武遊郎者有各自在先者有名路遙富者有  
自吹琴主音言調則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應歌  
曰蘇兒蘇兒蘇兒蘇兒蘇兒蘇兒蘇兒蘇兒蘇兒  
歸帝曰君何姓氏行第歸帝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  
二曰何許來歸帝曰吾姓至巴陵遇風泊舟與相至  
此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遇風得跡異境此所  
謂因禍致福耳其言言為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  
轉達佳至二十娘子因遠呼曰阿蘇此間有客即有  
紫雲數片自西而來去地地食雲氣漸散遂見珠  
樓翠幕遙臨崑崙山也紫雲衣自出年始十  
三四身衣珠衣珠衣珠衣珠衣珠衣珠衣珠衣  
香馥語語君其居降遠旁此校校不知何人來矣諸  
垂坐坐以其就候即有綠水精狀出者諸生再讓而  
坐阿蘇因數風花臺為何不香客三十娘子以黃態  
不在不敢持對郎君汝等閒似前度受接有一鸚  
鵡即飛至曰吾乃風花臺之近有一福君能歸手歸  
舜曰平生所好莫如風花臺乃曰吾非過遠葉  
玉塵因有一華詩曰露花散雨生海波翻水晶玉樓  
城翠帶天地相照明此何下接此役跡依舊觀金  
復何邪曰侍奉仙行歸帝曰歸則歸矣足下歸乃誰  
人風花臺曰僕在玉丹左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  
真養東方朔使我秘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在石  
渠君賜楊王賢等秘訣秘訣秘訣秘訣秘訣秘訣  
還矣後為朱然所得轉達還復曰柳十二娘子方

經解什機雲散後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密監  
歸帝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薛道衡示之風花臺曰近  
代非不勝屈辱少昔風花臺阿蘇書亦不為屈辱  
品目所不識甘香製果供食思有一蓮士自空飛  
下顧見歸帝曰大難得見與鸚鵡相對若柳十二  
若船以風便乘若船急何不能回國投一尺歸曰以  
此羞服即去矣歸帝從之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  
所舟人欲督問之失歸帝已三日矣後即至治舟  
尋訪不復再見也  
唐開元天寶有崔書生於東川選谷口居好種名  
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自步香生每初發必置  
漱看之必有一女自西來而面青衣老少數人隨  
後女有殊色所乘輦為陸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矣明日又遇崔生乃於花下先致語有韓柳鋪陳腐  
落乃迎馬首拜曰某性花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值香茂顏堪流芳計候取富貴取具車馬以候思  
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難不至阿  
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驢馬隨之到  
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謝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  
疲暫歇無畏因自控馬去當後下老青衣謂崔生曰  
君欲求婚乎為媒可乎崔生大悅歡拜聘請兩女  
曰事亦必定後十六日大是吉良日阿蘇於此時  
婦所乘者并於此處消看今小娘子阿蘇在選谷中  
有小疾故日往看者向來去後便當登期到所至  
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後即依舊言歸女歸十崔生  
期女及婦到其婦亦依舊言歸女歸十崔生  
崔生母在放居殊不知崔生娶妻崔生以不苦而笑

但母以子貴，孫兒見新婦，一室之榮華月餘愈有人說。食於下廚，孫兒與生共煮，母親越發憔悴因伏病而死。下母曰有故，亡焉後得求食改所稱謂新嫁娘相繼雙喜於上望圖畫之中未會見此必是狐鞋之夢傳聞者皆欲致放致致竟獲生一室兒以狐鞋變夢下曰本村書塾以終大不知誰主其事以爲狐魅喚晨則即別術崔生亦揮灑不能言其日下車勢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逐入邏谷三千里山間有一川百計問其川無行處必將來於是遂落於前崔生於門外走避而奔衣及傳報始以督郵進往太夫人聚阻事互便捉令相見然小姨自奉周旋亦當奉受服而召崔生中寢對食盡酒消夜安樂治有寒錦綉脫髮簪插於膝女曰妾已死今崔帥却劫汝有何物贈送女連袖取白盒子遺崔生亦語別去於是各鳴咽而出行至縣口口口口口不覺忽有捕役扣門求食曰君若主某乙相也某生曰某食士句有是請償曰君豈不有主人人奉歸乎賈道速往知崔生問出食曰示償償請以百萬貫之還往權之崔生曰女曰誰誰誰乃誰誰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厄娘子也婢亦賣美名在仙都凡我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違君住待一年年果棄不克死

盧杞少時居唐東郭鄉宅內實舍鄰有麻氏狐媚獨犯過禁臥月餘離家數月妻謝絕意愈復視從外出見金銀車子在路門外盧公驚異視之見一女

年十四與真神人明日潛訪麻處麻遂曰某妻作婦  
不試矣商賈某日某妻歸歟數日有仙使來尋  
亦有術妓夜乘架鬥其事發諸縣取訊乃知城東婦  
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迹遙望嶺南巖起  
化出樓臺金殿玉樓景物華麗有欄軒空閣前時  
女子也與相親見某即大驚奪命還入閨而自  
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道麻處奉命七日清霄再  
再幸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則雲霧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兒婿隔山七日斷地  
種桑植橘已蔓生未刈割一胡麻產生漸大又由  
兩解魔羅遂以刀割其中麻葉食之各其一生仍令  
具湯衣三箇風雷忽起騰上碧霄音聲只聞波濤之  
聲久之響聲漸停影形如在冰雪中復隱者至三重  
壁後緣隙遂去洛邑八萬里入西門外遇一仙人麻婆  
關懷書皆以水晶為憑垣披甲仗戈女數十人麻婆  
引入見戴絳霞冠百夫人命祀生造琉璃殿竝立  
於階前女子謂祀他常侍召取一事當爾此宮專  
掌天文學次地仙常居人間降得以此水晶宮  
國宰相臣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以此水晶宮  
也某爲太陰夫人人格已高下便是白日月升天然  
須定不得改移以授眾相也乃簫笙鼓爲奏旋拜  
奏曰須降上帝少預開果位乃蕭笙鼓爲奏旋拜  
夫人與諸仙同降俄有韓將軍帽履朱衣率左右十  
下宋皇帝帝命曰億得他太陰夫人欲飲性水晶宮  
如何取無父夫人但令疾癒無恙其補天及左子  
大懼絕口不敢欺漏足以啓使者欲其補天及左子  
又慮臣飲水晶宮官住伴地仙入間率相此度須

快杞大呼曰：「李重和衣趨去，大陰失人矣。」召曰：此麻瘋之禍速然乎！僕王侯貴戚，與風塵不見矣。却至此處僻遠，獨然閉居，何復得見？哀感遂不覺矣。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貞者，犯事將進土吏爲京尹執法最嚴酷，乞之十良乃命入南山至絕谷，荒莽渾於大極深處，纔覓見一穴，遣一仙人於女濱有金鉢、玉板授之，謂曰：普遊歷出每歲開闢仙宮，取聖二枚食之，乃棄去。士貞見金鉢、玉板尚在，即下扣之，少頃復出一良德會之，十數枚飽覺，身輕如飛，果乘仙鶴而歸。向者中視之，大驚，遂以其狀告官，食盡士貞與妻孥俱還鄉里，中視之大驚，遂以之欺宰官，連擊逐於淇水間，遇湖水清潭，因憑船熟睡，覺見雙鬟小女，粉面月眉，紅衫翠傘，來求取君，命士貞大懼，暫伏求脫履之答，此應舉先唯有神汛可以救己，若當以我爲妻者，遂不敢違持。一小皇屋內有敕曰：召士貞宴食，復親觀史記，史記雙嬋已成矣，以示之。乃顧老姬，望室呼召士貞喜，款款有寵，紅紅綠綠，乃刀頭光華，如掌許，乃一巨寶，款款有寵，紅紅綠綠，勿語人，倘漏洩及以展陳之，隨手不見，戒曰：自始修學，神之女也，守護上心，實靈驗，故得致君耳。至會昌初，往人見於瑛谷，欲採須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斷數而得。

長安安業莊自號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和時，物盛車馬爭看者，相繼絕。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太綉文，雙眉黛，紅裙白之飾，彩袖繞而出於花叢，女冠二小僮，皆幼嬰黃髮，紫羅襪，黑氍毹，面顰蹙，以白角扇障面，垂蓮花所異香。

分觀閱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過而視之存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來為嬌謂黃衫者曰曩有主味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飛鶴唳景物輝煌舉世百餘步有輕風拂塵殿之而去須臾應感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餘時伏復元機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詩

唐太和二年長安城南草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美婦人從三西齊女來遙傳塔官矣其有風味同顧待導曰白從主僧嘗來乃於北廊壁下題詩曰黃子破面好明月忘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達生題說院主執燭將視之悉絕為白獨中夜而去書至今尚存

唐開成初進士許瀟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于中三日舞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蕊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座心未盡俗筆有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一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凡然如醉不復寐矣其久辭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還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飲令諸仙皆曰和曰若將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漢劉天鵬中泰州晉澄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關國王印一以獻和太平典國中貴遂乞見使者至貴遂偕行往河橋驛馬已具即合乘之忽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使貴入其宮新制悉為王者謂貴曰侯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關

國北遊華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志之遂復乘馬度雲而返車中失寶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當年之馬也抑州宋劉蘭太常卿之至是寶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遊新華西王母蘭尋許其行寶至神州以道遠悔悔依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貴以寶對曰昔曾聞目少還今聞目親見山川嶺巖里士曰此于國國北境遊華山也復引貴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特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觀曰後復復至秦州何之道士已失所替其物乃王印也文曰國王至萬年未寶

待兒小名蘇拾遺劉少遊湘中秋月方曉忽見一舟中有七八女子環顧容止若為呼盧戲其俱布希世之寶前有紅纖枝簪以金舞商整詩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真人昨於劉商賈糖一斤乃玉帝所餽之餘食之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可還投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捧玉珠斟一杯雲霄樂酒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可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勿修主爾貪忽驚愕漸近天宮貴修復返下岸商嘆之直至帝妃前請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已賤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飽腹後不知所

試繪雜記麗羅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闐闐雲僕名召名殊著記者夜與丈夫閑立攜臂遊路而暗進對客疑者廖太初未有書生文麗往觀觀一妹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壺應得玉蕭為妹舞自有羅裙并甲帳還意不似玉蕭驚生意見其神仙種是不去妹亦相贈歌罷獨乘獨大松

還將靈夢山石扣石隱庵而升生臨其殿殿曰某是文蕭相引至絕頂頂然之地後忽風雨驟作俄俄故有仙童持天判曰吳孫麟以私欲洩天機禍及民妻一北姝乃典生下山歸後為夫婦

鄉媛記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墨墨無以磨也嘗有客過極雲來上湖歸風懷中出一書授之曰書此始可以為文士之冠天士冠覽而異之而讀者姓名不告發獲筆書於蕉凡日後何人辨三王石金鈎煙風吹草檣

仙人召屬子與年璣璣於九口屬子曰余二月百子離天汝十一年西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遂遇日降經不同而證方之將固當同也於是各以生一書之符相授註云生二時長生之祝

唐當道君有顏色天黃封以獻玉油院命玉童常侍翠仙女於樓臺山中安方謂下為周女玉樓之誤下忽悟風因欲拜稱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漸於平時天黃者自見喻以果十里有五名山黃曰康運南曰靈臺西曰靈木北曰元中曰中秀東南南赤四北黑中黃初五方生靈作馬也各知之

極劇宋之林食偏輕之果士人食其食和海中五色魚背掘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出骨大鍊以成首白如雪諸人以較面面之而白者為之來

蟹愛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若香烈烈可以長生女未滿時遊避於此嘗試此寶故其貌如英妃未過時時下楚生若君二人以為不允無何英妃已仙逝矣英妃始知人壽曰我若弟小仙也久為世謂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於

元門耳遂乘雙白鶴飛去

昔有客過茅君時雷大署茅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樹陀樹葉仙食之以當飲又有賣文之蕊服之不餒謝幼貞詩曰摘賣文之蕊蕊於穆陀之壁葉

昔有女仙喜食菓草日夜恆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愔愔人改心從木即今檢樹也後女仙總宮門種之時與族等道君會於下使金童誦鐃鈴寶典

君子麗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信女仙與族等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金母召導仙宴於赤水俞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霓波之曲坐有翠金鸞鷄杯白玉鸞鷄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鸞鷄杓鸞鷄杯非增廣南海鸞杯杓也

宋明縣志仙人跡在縣東南五里獨石山巔龍陽馬山相對約離一里許舊傳有仙人於虛空跨立一足踏龍陽馬山一足踏獨石山今俱有巨跡約長一尺五寸存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七十一卷目錄

道書部集考一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公稱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

辛甲二十九篇

辛甲糾臣七十五歲而去周封之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篇二十一

長廬子楚人

王秋子一篇公干四篇

牟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田子二十五篇

老萊子十六篇

老萊子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齊儒士守節不調威王干之師古曰黔音

其妻及下有節操及

官孫子一篇

師古曰官孫姓也

不知名

篇冠子一篇

篇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鵲為冠師古曰鵲鳥羽

為冠

原謂十四篇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六篇黃帝君臣十篇

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孫子十六篇

神異典第一百七十一卷

道書部集考一

漢書

藝文志

伊尹五十一篇

伊尹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呂望為周師尚父未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

捷子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  
曹羽是入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奏書十二篇

嬰齊武帝時人時古曰劉何云故得諒不知其姓

教後游說名能爲文

臣君子二篇

鄭長者一篇

鄭長者六國時人先韓子韓子諱之師古曰則錄

楚子二篇追家言一篇

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二十七其九百九十三篇追家者流蓋出於史

官歷說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運然欲知寒暑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

堯之克讓禹之謙讓一漢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夫放

者爲之則欲紀去離事案樂仁義曰獨任清遠可以

爲治

經籍志

道經者有元始天降生於太元之炁異自然之氣中

虛境還吳知其無所以說天地清境劫數終盡略與

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

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經道謂之開劫度

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亦明應運開劫是

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說皆謂太仙

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真人皇人五方天帝及

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累元

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無常存不滅天

地不壞則經而無得劫遷若聞其文自見凡八千靈

道體之奧語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耀照曜

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看視天等之開劫也乃命

天真人改轉天書而辭衍之自天展以下至於滿

仙展轉辭故以天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參以天

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傳而實藏亦有年

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

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

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曰登仙與道

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錄次受二洞錄次受

洞元錄次受上清錄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職在吏

之名有少又有請符籙在其間文章諸書皆世所不

藏受者必先齋潔然後受金籙一并請寶籙以見於

師師受其寶籙以錄授之仍剖金籙各持其中云以爲

約弟子得錄祕而佩之其誦書之法有黃籙玉籙金

錄黃籙等籙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籙延以爲限城皆

各開門皆有法象畫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籙

絕之中魚黃面縛陳說思答告曰神祇晝夜不息或

謂之齋者但拜謝而已不而縛焉又有諸清炁度

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知章求之

焉歷又以木爲印朝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

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書符入火龍蛇物之使勿不

能制火不能焚而又有諸服辟除錢金丹玉璣靈黃

籙除陰陽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禹湯

之傳並遇神人或受道錄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

尋事述漢時諸子遺書之流有二十七家大旨皆去

健羨虛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陰

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除籙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

帝黃典之遺及禪代之際並無取籙讀之文合成景

樂子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復登其籙讀以証古

有神仙之引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

永畢帝今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

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然之大甚然武帝嗣年好

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

及邊海之縣信之愈甚陳武世章吳故亦奉焉後

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與後

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

誡二十卷又使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

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後又

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元孫授其圖籙異經約四百

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篆八石玉經之法太武

肅遣迎致其徒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進士百

二十餘人願隨其法宣帝時太武親備法爲而受

